

倾斜

在掌心

的

城市



70

年代青年作家群自荐中篇小说集

倾斜

在掌心 的

城市

朱家雄

主编

北京出版社



B1259400

70

年代青年作家群自荐中篇小说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倾斜在掌心的城市：70 年代青年作家群自荐中篇小说集/朱家雄主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9

ISBN 7-200-04676-0

I. 倾… II. 朱…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7764 号

倾斜在掌心的城市
——70 年代青年作家群自荐中篇小说集
QINGXIE ZAI ZHANGXIN DE CHENGSHI
朱家雄 主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

*

880×1230 32 开本 9 印张 219 000 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200-04676-0

I·737 定价：15.00 元



才华因勤勉而 生辉

谢 冕

这套丛书的主编朱家雄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但我至今还不认识他。我们只是在电话里交谈过。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和中文系本、专科生的接触很少，偶尔应邀在迎新会上讲一些话，讲了话之后我还是忙我的事，一些没完没了的事。许多中文系的本、专科生我都不认识，朱家雄当然也是。及至近来，他编了多种关于北大的书，方才知道他。

这次他主编这套丛书找我写序。为此打了许多电话，还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他在信中说，“因为是新人，所以他们特别渴望前辈的支持”，“我想，您的观点一定是支持青年的”。这套书的一些作者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作者此前也认识，也读过他们写的一些很有才华的作品，既然身为研究文学的人，写一些文字借以推动文学的发展和进步，论道理我是应当从命的。但想到我



倾斜在掌心的城市 [2]

和这些作者之间，有着大抵相隔半个世纪的相当遥远的距离，心里便有些犹豫了。

文学和时代息息相通，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文学，这个道理大家都承认。那么，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理解并接受当今的文学呢？还有，作为比他们年长的人，我的文学理念，又有多少是他们所能接受并理解的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和信念，代沟之说虽未必全然可信，但几代人之间的距离还是存在的。年长的人往往自信，我生恐我的可能有悖于时代的意见会影响了他们的创作的心境和热情。这就是我之所以把笔临墨不免犹豫的理由。

记得去年，我和一些朋友应邀游衡山。在落日的余晖里，我们抵达祝融峰畔的会仙桥。会仙桥其实并非是桥，它是一座屹立千仞的巨大峰峦，由此俯瞰，是波涛汹涌的万顷云海。游人散尽之后空廓而静寂的会仙桥畔，那里伫立着两位少女。夕阳柔和地笼罩着她们，她们面对着满山的青翠。

两位少女闲云野鹤般的情态，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交谈之后得知，其中一个女孩刚刚接到北京某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她是来山中向自己的女友告别的。因为是文学的同行，陪同我们游山的《衡阳晚报》老总雷安青先生，热情地向这位未来的中文系学生介绍了我。这位少女很羞涩，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谦虚地说她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北大有余杰、孔庆东等等。

会仙桥上的经历启发了我，时代是在飞快地进步着。一些我们熟悉的东西已经无可怀疑地成为了历史。时代的进步总是让人们记住一些东西而忘记一些东西，当然此中也包括了不应当遗忘的东西。当今的青年人自有他们的偶像。从这点看，我首先是为时代的进步感到安慰，当然也希望新的一代人能够了解一些历史，并乐于接受我们这一代人的那些有益的经验 and 认知。

这就说到了我们此刻面对的这一套书。这些书的写作者都是

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都是一些意气如虹的当代青年。他们诞生的时候，笼罩我们上空的最后一抹阴霾正在随风散去。他们生活在与我们曾经历的那种生活迥异的环境中，他们拥有的是一片无比辽阔的开放的天空。精神的禁锢、充满敌意的人群、粗暴的干扰和无休无止的人为的斗争、愚昧和残忍，已成为仅仅属于昨日的噩梦般的记忆。

文学也在这样崭新的年代里，经历过无限的痛苦和折磨而获得了自由。面对这些比我们年轻得多的文学作者，我从内心深处羡慕他们的手中这枝自由自在的笔，以及与我们当日的处境相比相对宽松而融洽的写作氛围。他们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无须像我们当年那样等待别人的指令。要是他们因而获得了成功，等待他们的是鲜花和掌声，是由衷的嘉许和玫瑰色的明天。也许他们的创作实践未能成功，甚而出现了缺陷和遗憾，相关的舆论也会对此施加批评。但即使如此，等待他们的也不会有我们当年所经历那种严酷和无情——我们有过无数因写作而获罪乃至覆灭的可悲的经历。

毫无疑问，这些作者是有才华的。我想，智慧可能来自天赋，但才华不是。才华产生于丰富的实践和积累，产生于对于传统以及他人的有益经验的吸纳和承袭，才华因勤勉而生辉。我们这些人曾经生活在贫瘠的年代，而他们的年代却是丰富的。生在丰富的年代，无数前辈的和同辈的文学智慧像周遭无所不在的空气包围着他们。不妨设想，如果是一只勤奋的章鱼，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只要向四周伸出吸盘，就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营养。我艳羨甚至有点嫉妒这些吸盘。

但是最让我倾心的是这批作者所拥有的文学的高起点。他们和我们不同的是，他们一起跑，就理所当然地跑在了我们的前面。自从“文革”动乱结束之后，文学因时代的开放而一径地向前狂奔。短短数年之间，中国文学不仅迅速地摔掉了捆绑他们的



枷锁，而且有了来自四方的经典的启示和借鉴。解放了的中国文学因这种广泛的吸纳而变得成熟了。整整一个新时期的文学实践，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解放的历史。由此回望，我们可以庆幸地说，这批才气横溢的年轻人已经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起跑线上了！

天才加上机遇，智慧加上勤奋，我们如今面对的这一批作者拥有了与他们的前辈完全不同的命运。这是何等让人羡慕的命运啊！尽管在他们的写作进程中还可能会遇到一些猝不及防的障碍和挫折，但他们所已经获有的自主性的写作自由，却是前人的世纪梦想。我希望这些作者珍惜手中的自由，一定要记住：这自由是以血泪换来的。多少人为了这个目标，倒在了奋力抗争的路上。

我愿意坦诚地承认，我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感到了轻松和愉悦，我从这些作品所展现的那种率性的和充分个性化的生活空间中获得了新鲜感。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强调过，文学从根底上看是个人的，尽管文学应当通过个人到达公众和社会。文学无疑应当表示对个人的尊重，文学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利表现过去受到歧视的私人生活。在这一点上，你们不仅没有过错，而且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也是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文学的发展和希望。

与此同时，我还想着重表达如下的观点：自由不是放任，更不能成为无节制的同义词。作为年长的人，我有理由对当今某些文学表现出来的自私倾向表示忧虑。文学是宽广的，文学的功能也是多样的。文学不是政治，文学也不是说教，但文学除了娱乐和闲适，还应当是于己、于人、于社会是有益的。所以，有益的文学不应当忘记它对周围人群的关怀。真正伟大的文学总是通过它的精湛的艺术，表现出对自然和人类的责任和爱心。正如最勇敢的士兵的目标是当统帅一样，最优秀的作家应当不放弃对于崇高乃至伟大的追求。



新的小说 新的意识

张颐武

这套小说文丛中展示了中国年轻作家的作品,异常尖锐地呈现了当下中国写作的可能和困难。它显示千禧时刻的中国文学仍然存在的敏感性和某种衰退的征兆。

“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已经是文学界谈论已久的话题。其实以出生的年代来界定文学潮流往往没有太大的意义,也未必具有概括力,但这里入选的七十年代作家的写作风格和内容的确往往非常一致。他们的写作接近于八十年代的刘索拉,九十年代初期的陈染、林白等人所建立的自我倾诉、强调个人感觉的“谱系”。他们似乎都有所谓“个人写作”的文脉。

这些作品几乎都聚焦于当下的全球化与市场化时代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经验,往往表现出对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非常有趣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这些小说都表现出对于丰裕



生活的渴望,表现出对于“新经济”下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成功的渴望。这些作品往往描写年轻知识女性遇到时髦的“新经济”的成功者,而且这些小说几乎丝毫不掩饰对于“成功”的欲望。另一方面,这些小说又表现了某种另类的反叛性,表现出对于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不满,这种不满非常接近当年的“垮掉的一代”对于社会的不满。小说里的人物往往希望过一种越轨的生活,希望超脱“中产阶级”的伦理,寻找某种超越的可能。这种矛盾的处境正好反映了中国当下的青年的“中产阶级”想像的极度的矛盾性。一方面渴望个人力争上游的成功,另一方面希望保持一种激进的想像,这种矛盾正是中国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急剧发展的结果。他们往往要遗忘当下的现实中的另一面,也试图遗忘历史的记忆。但这里展现了一种困境,一种更为深入的矛盾。这里有一些看不见的人和空间与时间在默默地涌现。它们是最需要和最渴望被压抑和遗忘的东西,但又如此无情地时刻涌现在本文之中。“革命”和“底层”,如同幽灵,又如同电脑本文中的乱码从本文的断裂和缝隙之处“浮现”出来,使得这些好像仅仅有关身体和个人性的本文有了某种新的意义。

这种“幽灵”和“乱码”的经常出现,可以使我们发现新的启示。遗忘的不可能通过这种反遗忘的叙述“漏”了出来。“幽灵”的无处不在如同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表现的一样,它们还有再出发的可能,只是必须找到在新的语境中的表达的点和连接的新的思路和新的面向。七十年代作家写作的矛盾性和能产性也似乎正在于此。而这种遗忘、反遗忘的纠葛和复杂矛盾也说明这种写作具有某种积极的作用和力量。这其实也说明刘索拉式的反叛风格与“七十年代出生”作家间的断裂。七十年代作家乃是这个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文化的最为戏剧化的表征,他们的写作投射了这个时代年轻人在困难中的可能和限度。

序言:

才华因勤勉而生辉 —— 谢冕 [1]

新的小说 新的意识 —— 张颐武 [5]

Part one 一线情缘 —— 李寻欢 [1]

李寻欢,男,1975年生,本名路金波,出版作品有《边缘游戏》
《迷失在网络与现实之间》等,主编有网络文学集若干。

Part two 与陌生人打牌 —— 邢育森 [18]

邢育森,男,1973年生,工科博士毕业,成名于网络,出版作品
《活得像个人样》《网侠》等。

Part three 逍遥游 —— 宁财神 [37]

宁财神,男,本名陈万宁,1973年生,出版作品《卤煮男女》《进
进出出》等,主编有作品集若干。

Part four 寻找雨雁 —— 周冰心 [59]

周冰心,男,1972年生于江苏,笔名姬尔雅,发表有各类作品
数十万字,编著有多本学术随笔集、文学评论集等。

Part five 昆蛋 —— 王艾 [87]

王艾,男,1971年11月生于浙江,出版有小说集《摄氏五十
度》等,现居北京。

倾斜在掌心的城市



Contents



Part six 在水一方——朱家雄 [125]

朱家雄,男,1971年生于湖南,主编过《玫瑰深处的城市》《北大情诗》《北大日记》等书。

Part seven 持有手枪——亚虎 [156]

亚虎,男,1974年出生于湖南,小说作品有《谁能比我更爱你》《长城小站》《一条河》等,现居北京。

Part eight 生死爱情——张英 [181]

张英,男,1972年生于湖北,先读企业管理,后读中文,曾先后在上海、北京的出版社、报社、杂志社工作,作品有《文学的力量》《文革后的先锋艺术》等。

Part nine 我的谜底你永远不懂——陈卫 [212]

陈卫,男,1973年生于江苏金坛,1996年创办民间文学刊物《黑蓝》,并提出“七十年代以后”作家群的概念,在《芙蓉》《江南》《小说界》等杂志上发表过小说。

Part ten 史教授——陈家桥 [244]

陈家桥,男,1972年生于安徽,1993年毕业于南京经济学院,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由撰稿人,作品有《别动》《坍塌》等。



一线情缘

李寻欢

—

走出电信营业厅的大门，下午的阳光暖暖地泼在身上，真是舒服。迎面过来一群放学的小学生，排着队，唱着歌，“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哎，多可爱的孩子呀，唱出了俺现在的心声，真想不明白为什么玩具都是洋娃娃，咱的孩子难道不比五颜六色龇牙咧嘴的外国崽子更漂亮？NND，反正我现在看着什么都亲切，什么都比万恶的苏东修正主义美好。

昨晚刚从东欧回来，头件事就是狠狠地睡了一觉，一直睡到刚才，醒来就觉得苦难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有种类类似于刚服完二十年有期徒刑才出来的感觉。



我这辈子手气最背的一次抓阄就是当公司派活时一手抓了个东欧，开始了我在那几个背叛社会主义大家庭但是还没有过门到资本主义其实也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说鸟语也吃鸟食但是为了祖国的经济发展还要努力干人事的非人生活，提起这事一准要让那几个抓到国内的小子们深更半夜笑醒，笑就笑吧，别声音太大把枕边的妞吓跑就成。

拿出电话，给老白这小子打个电话吧，看着电话上“中国电信”的中文字，心里真是亲切。中国电信还是好呀，虽说当时上网的时候老骂它宰人，可到了那边连网都上不成的日子里才开始念叨它的好哩。

什么，“您所呼叫的移动用户暂停使用”？这小子不在上海？又跑到别的地方，换了张 SIM 卡？我们公司就是这样，把人到处乱派，害得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好几张 SIM 卡，要转移地方就先停掉原来用的，再到新地开通另一个卡。我这张西安的卡也是刚重新开通的，这不在东欧修正主义呆了半年嘛。好了，打个传呼试试，记得他的传呼是全国漫游的。

“丁零零”，电话响了起来，呵，区号是 010，这小子现在在北京呢，不过这回回电话倒还真麻利，感情还没敢忘了我老人家。“NND，俺胡汉三又活着回来了。你小子现在怎么跑北京去了？又在北京泡了一个妞？”我逮住就是几句臭骂。那边竟然没动静。

“什么毛病，还不说话，舌头被哪个妞咬掉了？”还是没声音。

我隐隐觉得有点什么不大对劲，一定有什么问题吧？

很快我就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那时我听到电话里传出一个标准京腔的女孩子怯怯而清脆的声音：“您是那一网情深吗？”

二

一网情深?!

天哪!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那是我原来的网名,而且是专门用来写小酸文章企图骗美眉的网名,只可惜一直到我去修正主义国家也没有网上遭遇颜如玉的艳遇,于是在走前最后一篇网络酸文里面,我自暴自弃地留下了这个当天已经办了停机手续的手机号码,没想到今天竟然……

“喂,你怎么不吭气呀,听你刚才说话不是挺利索吗?”京腔的声音有些揶揄。“是这,正四处张望看附近有没人呢,我准备随便找个人,然后给你说我是借人家的电话,然后让你跟真正的一网情深聊去。”“呵,看来你倒是一个良心尚未完全泯灭的坏人,骗人之前还先通报一声。”那边的声音里开始带着笑意。“哎,你就别提什么坏人了,我现在悔恨得痛不欲生,这都过了半年才有人给我打电话,还一下子就把俺的形象给彻底毁掉了。”“什么半年?”“就是我那小说呀,那是半年前在网上写的。写完我就出国了,昨晚才回来,这个号码也是十分钟前才重新开通的。”“哦?这么巧?不过我是在一个杂志上看的这小说,我还没有上过网呢。”“什么杂志?”“《网友》,你没看过吗?”“我这半年在波黑和南斯拉夫打仗呢,根本不知道这事儿。”“呵,真的好巧,你没想到是一个没上过网的人第一个给你打的电话吧。”“我更没想到一开口就先把自己的光辉形象给彻底毁了。”“形象嘛,就这样吧,反正本来我也只是好奇心大,对您老的形象也没抱多大指望。”那边传来一阵肆虐的笑声。

事情就是这样,半年前一个叫一网情深的人在網上发了一篇酸小说,里面留了他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他就出国了。后来这个小说被杂志转载了,一个好奇心很大的北京女孩看到后试着打



了那个号码，而这个号码的主人终于从几万公里外的地方回来并且在十分钟之前办了开通手续，那时他还正好刚给一个哥儿们打了传呼，于是电话响的时候迎接这个好奇的北京女孩的就是一大堆脏话。

我和这个北京女孩的故事就从这个电话开始。

我大学的专业是数学，于是后来我曾很严肃地研究了这个电话事件的概率问题，结果是纸上出现了一个天文数字。

对于严肃的数学问题，非专业人士总是不得不作出其他超出数字意义的解释，比如那个京腔末了就笑嘻嘻地说：“最后说一句话吧，我觉得我们很有缘分耶。”“我也最后说一句话吧，”我一本正经的语调，“我想去趟北京。”“嗯？”京腔的语调很惊奇。

然后我接着说：“找那杂志社要稿费。”“哦。”那边有点失望。

于是我又加了一句：“拿了稿费就可以给这份缘分送上一捆玫瑰什么的。”

三

因为纯情形象在那个电话里被破坏的缘故，我就不好意思让她叫我一网情深。“你还是叫我的真名吧，我叫李寻欢。”“什么名字嘛，听着就不像好人。”她嘻嘻地笑着。

“别，名字可跟我没关，都是爹妈起的，再说谁说这名字不好了？后来古龙还盗了我们家的版，拿我这名字写了武侠小说呢。要不是他去的早，我爹妈还说和他打名字权官司呢。”“我也弄不清你们谁盗谁的版，不过就是觉得这名字不正派，反正我怀疑将来你要是当国家主席什么的，政治局得先给你改个名儿，比如叫李向东什么的。”“你叫什么呀，可千万别跟我说叫王卫红。”

“嘻嘻，我姓周，名字比较小资，叫月羊。”“湖南人？想出国？”“什么呀，不是岳阳楼，也不是越洋过海，是月亮的月，绵羊的羊。”“哦，我还以为月亮上只有兔子，敢情现在嫦娥正大力发展畜牧业呢。”“什么嘛，不要胡说人家名字！”那边的声音突然尖锐起来。

“那谁让你说我的名字不好的？”“好吧，好吧，你的名字好，寻欢作乐就是好嘛，哼！”

看来我和这个叫做月羊的丫头在电话里的沟通有些障碍，并且我其实对她不能充分看到我（也就是一网情深）在网上的光辉清纯形象而耿耿于怀，于是我一个劲地鼓动她上网。

“今夏避暑哪里去？网上冲浪好风光。同志，来吧，来吧，相约网吧。”“你是干什么的？电信局的？”“我不是电信局的，我是他们雇的托儿。现在电信局搞传销了，每发展一个下线，网费就下浮一个百分点。到有 99 个下线的时候，我就可以享受全免费上网了。”“就因为拉我上网可以让你享受一个百分点的优惠，你就这么热心地把我往火坑里拖？”“好处当然不止这一点，比如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一分钟要花一块两毛钱，而这笔钱可以在网上聊天近十分钟，还有如果我有悄悄话不好意思当面说，就可以给你写信呀。”

四

不妨假设是因为我的诱惑吧，月羊说她准备上网了。

“上网需要什么呀？”“首先得有台计算机，而且 286 估计困难点。”“机子倒有，我哥家里就有台新买的奔三，闲着没用呢。”“闲着没用？那他买了干什么？”“他说买了给他儿子学那科利华高考冲刺软件呢，可我那侄儿才生出来五个多月，估计离高考还差几年。”“厉害，厉害，现在这家长，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呀。

我琢磨，他买这机子，八成是当成投资，跟现在买房子一样，等增值呢。”

月羊在那边笑得气都喘不上来了：“不行，我还是喜欢给你打电话。”“我这么跟你说吧，你要是上网跟我聊天，我能让你笑得一口气把机子吹桌子底下去。”我不得不继续努力提升她对上网的兴趣。

“有了机子该怎么办呀？”“开账号，装软件，后面就是慢慢在网里摸索了。”“那玩完了，我对计算机特怵，简直是一电脑白痴呢。”“其实我有个主意，上网最好有人教，比如说你吧，如果到聊天室说你是刚上网的小女孩，想找人请教问题，里面一定会冒出七八十个人要你电话号码。”“算了吧，我怎么听着害怕，而且自打认识了你，我就对网里有没有一个好人表示怀疑。”

我其实是好人，这一点务须向月羊表白清楚。于是我开始给她讲故事，从我爷爷当贫农讲起，到我父亲十六岁参加革命，再到我六岁戴上红领巾，十三岁半别上光荣的团徽……活了这许多许多年，我不仅不知道公安局纪检委的门朝哪个方向开，甚至上学时都没进过老师办公室；还有，连街道居委会管治安的老太太的目光都从不曾在我身上停留三秒钟以上。

只可惜女人实在不是可以与之讲道理的动物，月羊最后还是咬定：“那没办法，我就是感觉你不像好人。”

我的优点之一是善于在不利形势下调整方案争取到较有利的位置，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于是我一本正经地说：“坏就坏吧，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嘛，就好比一个女孩子如果对男的说‘你好讨厌’，则理论上基本可以认为这是坠入爱河的标志。”

“同志，毛主席教导我们：骄傲自大历来是进步的最大敌人。你的感觉不要太好哟，我怎么可能莫名其妙爱上你？”“你不要告诉我你现在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我会心脏病突发而死的。”“那倒没有。爱情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倒还确实是在持币观望呢，